

论语言运用与语言获得*

李宇明

语言观形形色色、千种百类, 但大致有形式的和功能的两大分野。形式的语言观倾向于从静态的纯语言的角度研究和解释语言, 功能的语言观倾向于从动态的角度结合认知和语言运用来研究和解释语言。过去, 形式的语言观对第二语言教学影响较大, 也取得了许多值得给予足够重视的研究成果; 但是伴随着功能语言学或认知语言学的兴起,^①功能的语言观逐渐进入第二语言教学领域。从功能的角度来探讨第二语言教学的有关问题, 也许会有一些新的景观。

语言教学的根本依据, 是语言学习的机理和语言学习的必然性发展过程。研究怎么教, 首先须知怎么学。而现实中许多语言教学规划的制订与实施, 多是从教的角度考虑问题, 多是以语言学的学科体系为教学依据, 这种考虑问题的“角度偏差”和教学上的“依据偏差”, 必然影响到第二语言教学的质量与效率。

本文从功能语言观出发考察语言运用的有关问题, 考察儿童第一语言学习中语言运用的特点, 据此提出: 语言教学的根本目的是使学习者获取将语言符号与语境要素匹配起来的语言能力, 而语言能力的最佳获得途径是语言运用。最后, 根据第二语言学习与第一语言学习的相关性和特殊性, 讨论第二语言教学的有关问题。

一、语言运用及相关问题

获得了某种语言, 即意味着具有了某种语言的“语言能力”。具有某种语言的“语言能力”, 并非指掌握了某种语言的符号体系, 而是指具有了运用某种语言的能力。在语言学习领域里, “语言能力”同“语言运用能力”应是同一概念, 不需区分。

语言运用牵涉语言符号和语境因素两个范畴的内容。语言运用就是依照一定的规则将语言符号同语境因素匹配起来, 因此, 语言能力其实就是语言符号与语境诸要素合理匹配的能力。语言教学之目的, 不仅要使学习者掌握语言的符号系统, 而且要使学习者把握好各种语境要素, 更重要的是要通过一系列的手段促进学习者获得语言符号与语境诸要素的匹配能力。

(一) 指示语

语用学 (Pragmatics) 的研究表明, 语言符号与语境的匹配, 全赖各种各样的指示语 (Deixis) 来实现。^②语言符号与语境的联系可分三类: a) 语言符号同其语境所指之间的联系, 该联系反映着语言符号与世界的关系; b) 说话人、听话人、话语人物之间的联系, 此联系反映的是人们之间的社交关系; c) 语篇^③中各话语单位之间的联系, 这种联系反映着上下文之间的各种关联。于此相应, 指示语大体亦可分三类: 对象指示语; 社交指示语和语篇

* 此文曾在第六届国际汉语教学讨论会 (1999年8月, 德国汉诺威) 上宣读。

^① 关于功能语言学, 请参见李宇明 (1999) 的论述和文后所附的参考文献。另请参见张敏 (1998) 的有关讨论。

^② 关于语用学和指示语的情况, 请参见何自然 (1988)。

^③ 本文的“语篇”概念包括书面语篇 (Text) 和口语语篇 (Discourse)。关于语篇的问题, 详见黄国文 (1988)。

指示语。

1. 对象指示语

对象指示语的功能，是把表示人物、事物、空间、时间等的词语同其在一定语境中的具体所指连接起来。例如：

(1) 她的戒指是怎么送给保安的，以后张木匠也没有过问，她自己自然也没有说。(赵树理《登记》)

例(1)中的“保安”指示的是接收小飞蛾戒指的人，“张木匠”指示的是张家庄那个身为小飞蛾丈夫的张木匠，“她、她自己”指示的是张木匠的妻子、保安的情人、绰号叫小飞蛾的女人，“她的戒指”指示的是小飞蛾送给情人保安的那枚戒指。“以后”指示的是小飞蛾因被发现戒指送给保安而遭痛打之后。

2. 社交指示语

社交指示语表示话语中人物之间的关系，说话人与听话人之间的关系，以及话语中的人物同说话人、听话人之间的关系。例如：

(2) 诸位朋友们：今天让我来说个新故事。这个故事题目叫《登记》，要从一个罗汉钱说起。(同上)

例(2)中的“我”指示讲故事人，“诸位朋友们”指示听故事人，它们之间的社交关系乃是讲故事者与听故事者的关系。称听故事者为“朋友”，表达了讲听之间的友好、平等关系。从社交指示的角度看，例(1)中的张木匠、小飞蛾、保安三者之间是夫妻关系、情人关系和情敌关系。而且这三人同例(2)中的“我、诸位朋友们”之间是故事中的人物与讲故事人、听故事人的关系。进而论之，社交关系不仅指示人物之间的各种具体、复杂的关系，而且通过这些具体、复杂的关系还可以概括出存在于人物之间的权势关系、亲疏关系、情感关系等等。

3. 语篇指示语

语篇指示语表示话语单位(一般是以“小句”为单位^①)内部的各种关系。例如：

(3) 人们在沙漠里旅行，受到热沙炙烤而干渴难熬的时候，要是遇到这种树，只要用刀子在它身上划一道口子，它就会流出清香可口的汁液来让你解渴。它是沙漠旅行者的朋友，所以叫旅行家树。

例中的“要是……就……、只要……就……、所以”等都是语篇指示语，分别指示前后两个话语单位具有假设条件与结果、一般条件与结果、原因与结果等逻辑关系。

(二) 语言符号

因指示语同一定语境因素相联系，故语境中的语言符号同脱离语境的语言符号有许多差异。脱离语境的语言符号是抽象的，可简称“语符”；语境中的语言符号是具体的，可简称“言符”。因为按照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关于“语言·言语”(langue·parole)的划分，前者属于语言范畴，后者属于言语范畴。

语符与言符的主要差异表现在如下四端：

第一，词语的指称具体化。例如：

(4) 放学以后，圆圆有事不能按时回家，他到电话亭里给妈妈打电话。

(5) 大约在1925年，丰子恺在上海家里描那种小画，乘兴落笔，俄顷成章，就贴在壁上，自己欣赏。被郑振铎看见，拿去制版，逐期刊登在《文学周报》上，定名为“子恺漫画”。从此中国有了漫画这名词，漫画开始流行起来。

语符“他”，指称自己和对方以外的某个人；例(4)中的言符“他”指称“圆圆”这个

^① 小句(包括汉语复句中的分句)是话语交际中最基本的单位，也是句法构造中的最大单位。在汉语中小句的地位十分重要，邢福义先生甚至认为小句在汉语语法中具有“本位”意义，并提出了“小句中枢”的理论主张。详见邢福义(1997)。

具体对象。语符“从此”的意义是“从这个时候起”，例（5）中的言符“从此”具体指的是“从1925年起”。当然，词语的指称具体化是多方面的，例如对多义的选择、对词语歧义的过滤等，也是词语具体化的表现。

第二，句子的时空有定。句子实乃跨越语言和言语两界的单位。作为语言单位的句子不同语境发生联系，对属于语言单位的句子进行考察，是语法学的事情；而作为言语单位的句子则必然同一定语境相关联，句子所表达的时间和空间都是有定的，对属于言语单位的句子进行考察，属于语篇学的范畴。例如：

（6）他把化学药品和瓶瓶罐罐都搬到那个角落里，卖完了报，就做各种有趣的实验。

作为语言的句子，例（6）的句义是抽象的，不需究问“他”什么时间“把化学药品和瓶瓶罐罐”搬到了哪个“角落”，也不能确定“卖完了报，就做各种有趣的实验”发生在哪一时间区间。例（6）的上文是：

（7）爱迪生十二岁的时候，在火车上卖报。有一节车厢是专给乘客吸烟用的，车长同意他在那里占用一个角落。

结合上文看，很显然作为言语的句子的例（6），其句意是具体的，事件发生在“爱迪生十二岁的时候”，“那个角落”是指爱迪生卖报的那列火车上吸烟专用车厢的角落。

第三，言符中有许多语符不可能有的特殊形式。例如：

（8）光肥皂就买下二十条，因为听说荒山僻野的人一生只洗一次澡，故当地不产肥皂。

（9）一会儿，厨房就传来吵声，老婆在责备保姆，都七点半了，怎么还没给孩子弄饭？

（10）吃过饭了，刚才。

“光肥皂、都七点半”这类组合和例（10）中的补说现象，在语符中是不可能存在的，只有在言符中才能见到。言语交际中还会有不完整句、各种口头禅等口语独有现象。

此外，许多研究发现，会话中最常见的小句结构，是一个谓词带一个明显的论元。及物谓词虽然理论上可以支配两个或三个名词性成分，但在现实会话中倾向于只带一个受事角色的论元，省略其他论元；而不及物谓词却倾向于不省略系事论元。这种“一论元”现象^①，也为言符所特有。

第四，变异、失误现象。话语是生动活泼的，充满着各种新颖的变异形式。这些变异形式或是讲话人有意而为之，或为无意而为之；或昙花一现，或为社团接受而长久使用。“很+名”这种程度副词修饰名词的格式，便是由言符的变异而发展为语符的一种现象。当然，言符中还存在着口误、笔误等失误现象，而且某些变异形式一开始也常被视为“错误”而处于规范者的喊打声中，当然这种“错误”与口误、笔误有着本质的差异。

（三）言符的价值

就共时状态说，语言是一个静态的体系，但自历时的角度纵而观之，语言却是动态的，无时无刻语言不在发展变化。语言的发展变化都自语言运用始，语言运用是语言的活力之所在。这也意味着一个发生学上的重要命题：语符来自言符。就此而论，语言单位是对言语单位的概括，语法规则是若干语用习惯的语言化。

语言的价值也在于语言运用。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用于交际、思维和认知的符号体系，语言的功能只有在语言运用中方能体现，方能发挥。只要是没有严重的语言障碍者，都具备或高或低的语言运用能力，因为这是作为社团成员所必备的能力。至于分析语言系统的各种知识、能力和技术，是为特殊的科学目的服务的，就一般人而言，不需要具备这些知识、能力和技术，他们学习这些知识、能力和技术，也主要是为了提高语言运用能力。

综上所述，言符蕴含着语符，勾连着语境，其在人类语言生活中的价值极高。某些学派为某种语言学目的而不管言符，这是允许的而且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作为整个语言学实

^① “一论元”现象最早是由J. W. Du Bois在1987年提出的，之后又有很多学者对这一现象进行了研究，发现这种现象在许多语言中都是存在的。参见Tao Hongyin & Sandra A. Thompson (1995); 李宇明 (1999)。

应忽视语言运用和言符，就语言教学来说甚至应把语言运用和言符置于异常重要的地位。

二、第一语言学习^①

语言学习是人类非常重要的一种活动。就语言习得和语言学得而言，习得的效果远好于学得，因为第一语言获得的速度和质量都远胜于第二语言学习。既然如此，第二语言教学应充分借鉴第一语言学习的方式，将第一语言学习的状况最大限度地迁移到第二语言学习中，是提高第二语言学习的质量与速度的最直接最重要的举措。

关于第一语言获得的机理，已有许多学说。例如属于行为主义理论范畴的经典的模仿说和斯金纳（B.F.Skinner）的强化说，与行为主义针锋相对的乔姆斯基（N.Chomsky）的先天语言能力说和伦内伯格（E.H.Lenneberg）的自然成熟说，异军突起的皮亚杰（J.Piaget）的认知说等等。70年代以来，不同学说相互影响渗透，又产生了一些以某种理论为主且也突破门户兼采他家之长的新学说，如怀特赫斯特（G.J.Whitehurst）和瓦托斯（R.Vasta）的选择性模仿说，莫勒（O.H.Mowrer）、斯塔茨（A.W.Staas）等人的中介说，塔格兹（G.E.Tagatz）等的规则学习说，布鲁纳（J.Bruner）等的社会交往说。^②这些学说虽然都有一定的理论背景和事实基础，但仍具有一定的假说性质。

关于第一语言获得的过程，人们相信它是由若干个有序的发展阶段所构成。但严格说来，这还只是一种学术信仰。第一语言获得究竟有哪些发展阶段，这些发展阶段的顺序如何，语言的各子系统的发展过程是什么样子，当今科学恐怕顶多只能粗略地描绘一番。

尽管如此，有一点是相当清楚的，那就是第一语言是在语言运用中获得的。对于学习第一语言的儿童来说，语言运用是他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儿童社会化、获取社团成员资格的必由之路。

三、第二语言教学

语言是民族维系的纽带，是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的重要体现，而且也是民族之间、文化之间相互接触、交融的梁津。民族与文化的交往必然产生第二语言的学习活动。第二语言的学习和教学活动在人类的历史上开始很早，西方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和古罗马时代，而对外汉语教学至少从汉代就已经开始，而且一直没有中断。^③

在源远流长的第二语言教学的实践和研究中，产生了语法翻译法、直接法、情景教学法、听说法、认知-符号法、自然法、交际法等与一定的时代和一定的语言学理论相联系的第二语言教学方法^④。第二语言教学方法的演进趋势是：a) 越来越多地利用语境因素，越来越向现实语言交际靠近；b) 从语言领域延绵到文化领域^⑤；c) 从关注怎样教到开始关注怎样学。

（一）两种语言学习的相关性

当把视点移到怎样学的问题时，一个令人心动的发现是，第二语言的获得与第一语言获得具有相同或相似的发展顺序。美国心理语言学家布朗（R.Brown）在其名著《A First Language: The Early Stages》（《最初的语言》）一书中，描述了学习英语的儿童对14种常用

^① 为避免同本书的其它论文重复，本节有删节。

^② 关于这些学说的较详细的评介，可参见李宇明（1995）。

^③ 参见鲁健骥（1999）。

^④ 关于第二语言教学的理论和方法，可参阅李宇明主编（1998）第四章第二节《第二语言获得》，周小兵（1996）第三章。

^⑤ 关于第二语言教学中的文化问题，请参见王建勤（1996）及其文后所附的参考文献。

的语法要素的发展顺序:

- 1) 现在进行时;
- 2/3) 介词 (in/on);
- 4) 复数;
- 5) 不规则过去时;
- 6) 所有格;
- 7) 非缩写的系词;
- 8) 冠词;
- 9) 规则的过去时;
- 10) 规则的第三人称现在时;
- 11) 不规则的第三人称现在时;
- 12) 非缩写的助动词;
- 13) 缩写的系词;
- 14) 缩写的助动词。

这种第一语言的发展顺序后来为维里尔斯夫妇 (J.G.de Villiers & P.A.de Villiers) 的研究所验证。有意思的是, 杜雷 (H.Dulay)、布尔特 (M.Burt)、贝利 (N.Bailey)、克拉申 (S.Krashen) 等人, 考察了儿童和成人把英语作为第二语言学习时, 这些语法要素的发展顺序与布朗所描述的顺序基本一致。^①

虽然这一发现需要进一步验证, 但许多第二语言教学专家相信, 第二语言学习同第一语言学习, 语言发展遵从相似的步骤。并认为第二语言学习也有较多的习得因素, 甚至干脆把第二语言学习叫做“第二语言习得”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语言教学 (包括第二语言教学) 的目标, 是培养学习者将语言与语境匹配起来的语言能力, 因此, 第二语言教学体系应当是以语言运用为中心的体系。儿童的第一语言学习显示, 语言与语境的匹配能力是在语言运用中获得的, 第一语言学习是较为成功的, 且第二语言学习同第一语言学习在语言发展步骤上具有相似性, 那么, 第二语言教学就应最大限度地借鉴第一语言学习的经验, 以第一语言学习为范例, 创设合适的语言环境, 加大习得的因素。

(二) 理性与语言能力的获得

当然, 以第一语言学习为范例, 并不是要把成人“儿童化”, 全盘照搬儿童的语言习得的方式, 事实上成人也不可能机械照搬儿童的语言习得方式。不能照搬的最根本的理由是, 成人的语言学习与儿童的第一语言学习有不同的特点。这些不同的特点人们可以列举许多, 例如:

- a) 儿童的语言学习是地地道道的零起点, 而成人起码获得了一种语言, 是在具有第一语言的背景下学习目标语言的。
- b) 成人具有了一定的认知能力、社会阅历, 并获得了一个具有归属感的文化系统。
- c) 成人语言学习的任务远大于儿童, 成人不仅要学习口语, 还要掌握书面语^②。
- d) 也有不少人相信, 语言学习有最佳期和临界期。一般说来, 七岁之前是语言学习的最佳期, 十三四岁左右是语言学习的临界期。成人的语言学习在临界期之外。^③

^① 参见朱曼殊、缪小春 (1990, P311); 王初明 (1990)。

^② 不容忽视的是, 第一语言的书面语学习也需要相当长的时日。就汉语来说, 要较好地掌握书面语, 需要从小学到高中十余年的学习。

^③ 提出语言学习的最佳期和临界期的概念, 主要是为了解释儿童语言学习的成绩为何会优于成人。窃以为对这两个概念应当谨慎, 因为这两个概念的提出, 表现出的实际上是学术界对成人语言学习的悲观态度。而事实上语言学习是否真的有最佳期和临界期, 临界期是否使语言习得机制 (Language Acquisition Device) 全面衰竭, 还需更多的科学验证。从第二语言教学的角度看, 宁信其无, 不信其有。只有这样才有信心去充分发挥成人语言学习的优势, 千方百计地提高第二语言教学的质量。

但是，成人的语言学习与儿童语言学习的最大不同，是成人的语言学习具有“理性化”的特征。这种理性化主要表现在：a) 语言和文化迁移；b) 语言和文化知识的介入。

1. 语言迁移和文化迁移

人是理性动物，人类的一切有计划的活动都充满着理性的思考。成人在学习第二语言时，不可能不将第一语言的规则迁移到第二语言的学习中。人类语言具有许多共性^①，也各有各的个性。因此，语言迁移也可再分为“正迁移”和“负迁移”。^②语言与文化水乳交融，成人在获得第一语言的同时，也获取了第一语言所附丽的文化世界。成人在进行第二语言学习时，也不可能不将第一语言的文化世界迁移到第二语言的学习中。不同民族的文化世界也具有共性和个性，因此，文化迁移也有“正迁移”和“负迁移”。语言和文化的迁移现象，有些较为明显，有些较为隐蔽；有些是表层的，有些是深层的。

语言和文化的正迁移，是成人第二语言学习的优势，充分利用这种优势有利于第二语言学习。成人在用习得的方式学习第二语言时，语言和文化的正迁移更是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当然，语言和文化的负迁移是成人第二语言学习的弱势，甚至是第二语言学习的痼疾；如何有效地克服负迁移，成为第二语言教学的攻关课题。对比语言学框架内的第二语言教学，注意到了语言的迁移问题，但是往往较多地强调负迁移的消极作用，而对正迁移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这是对比语言学框架内的第二语言教学的不足。但也未必像某些学者所指摘的那样一无是处，在当今的第二语言教学中，对比分析仍应有一席之地。^③

2. 语言和文化知识的介入

成人第二语言学习，往往要接触一些有关目标语言知识，包括语言知识和文化知识，如音系体现、文字学常识、词汇特点、语法构造、文化习俗等。语言、文化知识的介入对语言学习一定是有帮助的，因此，不论是第二语言教学，还是学校阶段的第一语言教学，都必设此类课程。

但是，语言、文化知识的介入，也会带来一些值得深思的问题。首先，学习者所接触的语言和文化的知识，是学者对语言和文化的研究成果。任何研究都难以达到穷尽完善的境地，因此，学习者所获取的语言和文化知识也肯定不是尽善尽美的。其次，学习者不可能把一种语言的语言知识及其相关的文化知识一下子获取殆尽，而是伴随着学习的深入逐步掌握的。并且，还有一个对知识能否正确把握的问题。第三，语言和文化规则不是数学定理，由于历史发展演变的不同步、新的语言现象横向扩散的不平衡、语言与方言之间的特殊影响、社会阶层的特殊语言和文化习惯、以及语言运用中的变异，不可避免地会存在有悖于一般规则的例外现象。

有此三端，语言和文化知识介入必然会导致偏离目标语言和目标文化的现象。比如，第二语言学习者时常将一般的语言和文化知识类推到例外现象上，或者是“泛化”到另类语言、文化现象上，造成第二语言学习过程中常见的“过度概括”。因语言和文化知识介入而导致的各种偏误，是第一语言和第二语言中都不曾有的，因此不同于第一语言的负迁移所导致的各种偏误。这些现象是对比语言学框架内的第二语言教学理论所不能很好解释和妥贴解决的，同时也是中介语理论和偏误分析得以建立和发展的重要理据之一。

当然，理性的语言知识和文化知识在语言学习的内化(Internalization)过程中究竟起什么样的作用，在不同的学习阶段所起的作用如何，怎样向学习者输入这类理性知识，都还是值得仔细考察的课题。

^① 关于语言共性的问题，请参见伯纳德·科姆里(1989)。

^② 张德鑫(1996, P45)指出：“从心理学的角度看，母语影响主要表现在正迁移、零迁移、负迁移三个方面。所谓“迁移”是指已获得的知识技能等对学习掌握新知识、新技能的影响。正迁移通常发生在母语和目的语处于相同或相似的情况下，零迁移是母语与目的语完全不同从而毫无影响可言，负迁移是由于跟目的语差别大或不完全相同而造成的……”

^③ 关于对比语言学在第二语言教学中的作用，请参见赵永新(1995)。

四、结语

获得语言就是获得语言运用的能力, 亦即将语言符号同语境匹配起来的能力。因此, 第二语言的教学体系应当是以语言运用为轴心的教学体系。

儿童第一语言的获得是在语言运用中进行的, 这表明语言运用能力只有在语言运用中才能获得。在各种语言学习类型中, 儿童语言获得是最为成功的范例, 而且, 第二语言学习同第一语言学习具有相关性, 因此, 最大限度地借鉴儿童语言学习的经验, 是促进第二语言教学的重要举措。

当然, 成人的第二语言学习与儿童的第一语言学习有很多差异, 因此, 在第二语言教学中也不能机械照搬儿童的第一语言学习方式。以语言和文化迁移、语言和文化知识的介入为特征的理性化, 是成人第二语言学习同儿童第一语言学习诸多差异中最大最重要的差异, 如何看待这种理性化, 如何充分发挥这种理性化的积极作用而克服其消极作用, 是第二语言教学需要投入较多精力进行研究的重要课题。

参考文献

- 伯纳德·科姆里 1989 《语言共性和语言类型》(沈家煊译), 华夏出版社。
- 桂诗春 1985 《心理语言学》,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 桂诗春 1988 《应用语言学》, 湖南教育出版社。
- 桂诗春、宁春岩 1997 《语言学方法论》,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 何自然 1988 《语用学概论》, 湖南教育出版社。
- 黄国文 1988 《语篇分析概要》, 湖南教育出版社。
- 李宇明等 1987 试论成人同儿童交际的语言特点,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 第6期。
- 李宇明、唐志东 1991 《汉族儿童问句系统习得探微》,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 李宇明 1993 语言学习异同论, 《世界汉语教学》第1期(并收入《世界汉语教学》编辑部、《语言文字应用》编辑部、《语言教学与研究》编辑部编《语言学习理论研究》, 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1994年)。
- 李宇明 1995 《儿童语言的发展》,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 李宇明主编 1998 《理论语言学教程》,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 李宇明 1999 功能解释语法, 于根元主编《应用语言学理论纲要》, 华语教学出版社。
- 柳英绿、金基石主编 1997 《对外汉语教学的理论与实践》, 延边大学出版社。
- 鲁健骥 1992 偏误分析与对外汉语教学, 《语言文字应用》第1期。
- 鲁健骥 1996 中介语研究十年, 中国对外汉语教学学会秘书处《中国对外汉语教学学会成立十周年纪念论文选》, 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 鲁健骥 1999 对外汉语教学学科建设的一个重要课题——谈对外汉语教学历史的研究, 中国对外汉语教学学会编《中国对外汉语教学学会第六次学术讨论会论文集》, 华语教学出版社。
- 吕必松 1989 中国对外汉语教学法的发展, 《世界汉语教学》第4期。
- 吕必松 1991 汉语研究与汉语教学, 《世界汉语教学》第4期。
- 吕必松主编 1999 《语言教育问题研究论文集》, 华语教学出版社。
- 麦基 1990 《语言教学分析》(中译本), 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 彭聃龄等 1991 《语言心理学》,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 皮亚杰 1985 《发生认识论原理》(王钊宪译), 商务印书馆。
- 皮亚杰 1980 《儿童的语言与思维》(中译本), 文化教育出版社。
- 皮特·科德 1983 《应用语言学导论》中译本,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 史有为 1989 “习得”的含义和用法, 《世界汉语教学》第2期。

- 孙德坤 1989 关于“学习”与“习得”的区别,《世界汉语教学》第2期。
- 王初明 1990 《应用心理语言学》,湖南教育出版社。
- 王建勤 1996 跨文化研究的新维度,中国对外汉语教学学会《中国对外汉语教学学会第五次学术讨论会论文选》,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 王益明 1991 国外关于成人的儿向言语的研究,《心理科学》第2期。
- 温晓虹 1992 习得第一语言和第二语言之比较,《语言教学与研究》第3期。
- 温晓虹、张九武 1992 语言习得研究概述,《世界汉语教学》第1期。
- 邢福义主编 1990 《文化语言学》,湖北教育出版社。
- 邢福义 1997 《汉语语法学》,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 俞如珍、金顺德 1994 《当代西方语法理论》,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 张德鑫 1996 《中外语言文化漫议》,华语教学出版社。
- 张敏 1998 《认知语言学与汉语名词短语》,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赵金铭 1997 《汉语研究与对外汉语教学》,语文出版社。
- 赵永新 1995 《语言对比研究与对外汉语教学》,华语教学出版社。
- 周小兵 1996 《第二语言教学论》,河北教育出版社。
- 朱曼殊主编 1986 《儿童语言发展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 朱曼殊、缪小春 1990 《心理语言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 D.M.Morehead and Ann E.Morehead(Edited)1976. Normal and Deficient Child Language, Maryland: University Park Press.
- H.Clark and E.Clark 1977.Psychology and Language,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 Helen Goodluck 1991. Language Acquisition, Oxford: Blackwell Ltd.
- David Crystal 1980. Introduction to Language Pathology, London: Edward Arnold Ltd.
- Tao Hongyin & Sandra A.Thompson 1995 语法和语法的关联: 汉语会话中常用的小句结构(徐赳赳译),《国外语言学》第4期。